



中國文化服務社經理

本報向由星島日報代印

星期評論

劉英士主幹 第七期 高良佐編輯

嚴防敵人盜煤

中國煤的儲量，據地質調查所的估計，約二四三、六六萬噸。其中大部份在華北。這等煤所設立的煤礦公司，所以也多集中於華北。自從華北被敵人佔據之後，我們的煤礦，也就大部份淪於敵手。敵人得到這些煤礦之後，便分別交給敵國的資本家去經營。並爲避免敵國各商間的爭奪起見，會將華北各煤礦，劃爲七區，其中山西區（大同一帶煤礦除外）歸太倉，大同區歸滿鐵與北支開發共同經營，井陘區與六河溝區歸良島，砂縣區歸明治。中興區歸三井，大改口區歸三菱。我國礦商原有的利益，便在敵人宰割之下，被佔了。

敵人在佔據區中開發煤礦，主要的作用有三：第一，供給交通工具的燃料。第二，供給敵人佔領的各工廠以及其在中國新設各工廠的動力。這些工廠，據本年五月份的估計，在華北便有五十二家，其中有兩類工廠，最值得注意的是，一類是軍管理的工廠，在山西境內便有四十六家，其重要工作，便是供給敵軍日常生活的需要，另外一類是屬於重工業部門的工廠，在華北共有一百一十家，其重要工作，便是供給敵軍以各種作戰的資料。這些工廠，假如沒有煤的供給，都是要停工的。第三，敵人在國內生產的煤，供給不能滿足需要，所以要向華北補充。廿六年中國日本的煤只儲九百九十萬元，二十七年增至一千一百七十萬元。二十八年出口而往日本的煤，又比二十七年加了一千零九十萬元。

由於以上的分析，可見華北煤礦對於敵人的重要。假如華北的煤礦一齊停工，那麼北平，津浦，平漢，平綏，正太等鐵路便不能替敵人運兵及糧草彈藥；華北的工廠也不能製造貨品，來支持敵軍在華北作戰；最後，敵人因不能在華北補充煤斤，勢必向別國購煤，在敵人的外圍困難的今日，一定是一種嚴重的打擊。

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使華北的煤礦停工呢？第一，我們可以把華北有技術的礦工，都收到後方來，如某公司在焦作所行的，實爲釜底抽薪的良策。其次，我們可以發動正規軍隊，澈底的破壞礦場的機器與設備，使敵人無法進行生產，敵月前我們破壞了井陘煤礦，便是達到這個目的。再其次，我們還可組織遊擊隊，盤據於礦區的附近，使敵人無法運煤出礦，工人也無法進礦工作。過去我們在北平附近，使用這種方法，使敵人對於門頭溝及齊堂煤礦，無法充分利用。

現在大家都談經濟作戰，嚴防敵人盜煤實爲經濟作戰的主要工作之一。（吳景超）

本報社址：南京路四三九號

星島評論社出版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七日

南京圖書館藏

勞合喬治

據十二月十七日路透電，年逾七旬的勞合喬治又已表現了一種準備上台的姿勢，即使不當駐美大使，亦有人聞可能。在德國的報紙上面，這幾天必有幾張非常好看的漫畫出現。

在英國現存政治家家中，我最佩服勞合喬治，因為他有祖傳的英國人所最自詡而又被人承認的常識。在一九一八年的總選舉運動期間，他對英國人說：「我主張於公平審判之後，就把德皇絞死！」英國人接受了他的諾言，放棄了自已的常識。勞合喬治的說話是那裏熱烈，英國人只好跟隨着他宣判德皇死刑於公平審判之前！

時代雖已過了二十多年，勞合喬治似尚未失那種匪夷所思的想像能力，以及表現此種想像的口才與活力。英國人在其鼓動之下，必仍能够跟着那位頑皮老小孩去做出種種冒險事業。

人家都說此老詭計多端，然而他的表現方式却最自然。如果你想避免他的誘惑，你得避免傾聽他的演說，甚至避免細看他的照片！

只好當它是謎

自從十二月十六日起，各報紛紛載顧伐爾撤職被捕以及維琪政府之改組消息。因為貝當將軍年紀太老，沒有汪兆銘那精力健旺，而希特勒對於屈服的維琪政府所施之壓力，似亦遠遠地超過了日本駐華軍事長官對於南京殘兒戲台所施之壓力，所以我們找不到一個對比。中國人缺乏世界眼光，對外的用對內的眼光，遇見此類本國所

無的現象，只好當它是謎。

我說貝當年紀太老，沒有汪兆銘那精力健旺，大致可不引起異議，不妨略過不提。

我說希特勒對待維琪政府嚴，日本駐華當局對待殘兒戲台寬，則似有為敵人包庇之嫌，必須加以解釋。我的解釋是：敵人肯讓汪逆扮演兩個角色，一為貝當，二為顧伐爾。汪兆銘在日本觀察寬容之下，忽而模仿希特勒，忽而模仿美妙香，多麼逍遙自在呢！顧伐爾則有汪逆那樣幸運，至少還可保留一種老丑資格，何至倒斃至於這般狼狽的境地！

狡兔三窟，汪逆有得。顧伐爾似乎還是一個賣國賊中的笨賊！汪兆銘究有先見之明，他自比貝當，從未自比顧伐爾。萬一再過幾天或幾月，維琪方面傳來一個更可靠的消息，報告自由法國之復活，汪兆銘是否再願重以中國之貝當自比，倒也是一個謎。

希望它冒險成功

自從顧伐爾倒運以後，新華日報接連發表兩篇評論，一見於十二月十六日該報第三版，再見於翌日該報社論。中國共產黨的文字，寫得最為謹嚴，一字未便更易，所以我們不敢冒昧代作提要，只能直抄一段：「德國對法的統制既將加緊，繼續伐爾而來的既是一個更親德的佛羅寧，則貝當做個傀儡必將更暴露其卑劣的面目。」

如果你還不懂它的意思，讓我們再抄一段：「光用膚淺的看法，也可以看出，貝當之撤職顧伐爾，倘僅是執行希特勒的命令。」

自從它在漢口出版迄今，關於任何國際大事之看法，無一次不是先肯定而後轉機，繼之以更換題目。為了維持中國共產黨明瞭世界形勢的信用，我們希望它這一次冒險成功！

中國不易統治

滬訊：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時二十分蘇口又發生第十三次槍擊敵軍官案。有敵軍衛生組軍曹野村中增，於華德路檢查華人防護證時，突被入射擊，胸中二彈，受傷倒地。敵軍警聞訊追捕，與刺客發生互轟，結果刺客幸被逃脫，敵即宣布戒嚴，將蘇州河各橋樑封鎖，大為搜查，亦無所獲。傳野村入醫院後已斃命。

是役也，敵我死亡比率為一比零。在平時狀況之下，暗殺是種罪惡；在戰時狀態之下，我們却希望每一個華人都能手刃一個敵人。惟有這樣，敵人才會感覺中國不易統治。

慢郵代電

彭浩徐先生退還費十四元，我們決將此款代為訂購本刊十二份，以三個月為期，分寄前方將士。至於前方將士之姓名及詳細通訊處，請讀者共同介紹，以昭徵信。詳見本刊第三期第八頁所載啟事。截止今日，僅有成都通訊處葉維術張洪甫先生介紹一位正在湖北襄陽前線與敵鬥爭的軍官一名。我們看了這種成績，不得不發一些牢騷：（一）中國人太過愛惜幾分郵費，太不好事，而且太不信任別人；（二）廣告之帶不顯性質，似早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開成定論。

論文明與文化

李泰華

西化問題久已成了我們中國人聚訟紛紜的一個問題。在清末時候感於西歐列強武力的壓迫，曾有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歐戰之後鑒於現代戰爭的殘酷，曾有過保持「東方精神文明」只採取「西方物質文明」的高調；九一八事變以來，一般學者在舉國渴精圖治努力建設的空氣下面，又會發生過「全盤西化」和「部分西化」的論戰；近來則在抗戰勝利民族自信力日漸增強的情緒中間，產生了一種發揚「固有文化」的口號。這種種主張，綜合地說，可以併為「全盤西化」和「部分西化」兩大派。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謂保持「東方精神文明」以及所謂發揚「固有文化」，雖其措詞不同，但其根本觀點則都與「部分西化」的主張毫無區別，所以可把它們都歸入於「部分西化」派內。

嚴格地說來，這兩派主張都是一個見解，對於西化問題都不能算作適當的合理的解決。我覺得我們要想對於西化問題求一個完全的解答原則，應先對於文明與文化的區別，和二者間的相互關係，有個正確的認識，只有根據着這種認識，我們才能把握着西化問題的焦點以及應當努力的方向。

人類為謀社會生活所有的活動與經驗，可以列為文明與文化兩大類。所謂文明，是指人類設計出來用以控制生活的整個組織及結構的類型而言；它不僅包括着我們社會組織的體系，而且包括着我們生活上所需要的種種技術和物質的工具。例如道路，電話，工廠，銀行，貨幣，政府，法律，家庭，學校等等，都是屬於文明的範疇。所謂文化是指人類智情意的內在活動所創造出來的東西而言，它是人類追求真善美的結晶。例如藝術，詩歌，哲學，宗教，會理，社會價值及生活方式等等，都是屬於文化的範疇。簡言之，文明與文化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功用的，是人類求生存的工具和實現生存目的的方法；

後者非功用的，是人類心靈的表現與人生目的之批判。

惟其因為文明與文化的性質各不相同，所以二者在其演變的歷程中間，便有下列三種不同表現：

(一) 文明不僅是向前進步的，而且如果沒有什麼障礙使之中斷，它還可以向同一方向邁進；至於文化則就不一定是向前進步的——現在的文化不一定是優於前代的。例如現代的汽車，無論如何是比最初製造的要精良了許多，因為製造者可以根據從前的創造方法繼續改良。說到現代的戲劇，那就不見得必然會因憑藉了過去戲劇家的成就，而即能繼續向前進步，因為過去文化不能保證它的未來發展。

(二) 文明與文化由前代傳遞於後代，其所遵循的原則不同。文化只能傳遞於能欣賞其能理解之的人們。惟其如此，所以前代文化所蘊藏的哲理名言，不能普遍地影響後代生活；而後代人若想接受前代的文化，也必須先具備接受它的能力和資格。至於文明就不然了。我們不必理解前代文明產品的構造歷程，就可以人人得而使用之，也不必創造這種文明產品的能力與資格，就可以人人得而模仿之。這是因為關於工具和方法的東西易於取法和學習，關於目的和價值的東西則不易欣賞和理解。此外應加指明的，是：前代文明傳遞於後代的時候，如果後代人覺得意滿，便可以整個地接受，而不必發生質的變化。至於前代的文化則反是。當它傳遞於後代的時候，它必然要發生質的變化；因為接受它的人士必然很虛心地去欣賞它理解它，但因受着當前環境及時代精神的影響，終不免要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與它以新的解釋和認識。結果，它在傳遞之間，便改變了本來面目。至於一種文化，在其未變質前與已變質後，究竟孰優孰劣，却不是一個易於回答的問題。

(三) 文明與文化由甲地傳播到乙地，所遵循的原則亦異。文明可以較容易地判定其優劣，而文化則不易以價值標準來評其高下。因

此，甲地的一種文明，如果優於乙地的，它便很容易受到乙地的歡迎。此所以當代物質文明已普及整個世界的趨勢；就是尚未開化的民族，現在也都毫不猶豫地放棄了他們的弓箭，而改用了新式的武器。至於文化則不然，它由甲地傳播到乙地的時候，往往因為乙地人民其具善美的傳統觀念所障礙，受着各種嚴重的反對，這不容易順利地在乙地樹下基礎。例如十六世紀德國宗教革命所產生的新教，當它傳播到歐洲各國的時候，就引起了舊教徒的反對，致使歐洲新舊教的衝突差不多經過了兩百年之久。又如西洋婦女解放的思潮最初傳到我們中國來的時候，也曾引起了一般守舊派的嘲笑和攻擊，直到現在方得到了多數人的同情和贊助。其次我們所要注意的是一種文明由甲地傳播到乙地，和由前代傳遞到後代的情形一樣，可以很完整地保持它原有的面目，而不必發生什麼變化；但是一種文化由甲地傳播到乙地，則也和由前代傳遞到後代的情形相同，往往因為乙地人民的主觀選擇和受固有文化的影響，致改變其性質，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

文明與文化之間，亦有這樣區別，但在形成的歷程中間，彼此間的關係却極密切。至此我們可先指出文明對於文化的關係：

(一) 文明是文化的媒介。所有屬於文化的東西，都多少需要一種技術的媒介，所以文化的發展，也就受文明發展的限制。這可舉幾個實證來解釋。例如我們中國的音樂，其簡單幼稚的程度竟與初民社會的相差無幾，這不是由於我們這個民族沒有音樂天才，而是由於我們的技術不發達，不能製成複雜的樂器；沒有複雜的樂器，休想產生優良的音樂。歐洲各國倘若沒有精良的印刷術，報章雜誌決不能像現在那樣流行，而一般國民的文化修養也決不能像現在那樣普遍。英倫三島都知道是行當代最典型的民主政治，但它如果沒有現在的會話技術，恐怕它的這種政治也就不易實現。

(二) 文明是文化活動的要素。文明的部門中，有些雖不是文化的媒介，却是促進它的發展的條件。例如現代的生產工具，使人類比較很容易地生產日常必需品，因之也就很容易地節省時間與精力，用以從事文化的創造；倘若一個社會的人民都終日碌碌，為着衣食問題而用

盡了時間與精力，文化發展的機會就必然地很少了。關於這個原理，亞里士多德早在他的形上學中說明了。

(三) 文明是文化變動的環境。人類原來為着某種功用而設計出來的工具，往往對於思想觀念會發生出意想不到的影響。現在人類已達到了機械文明的時代了，機械不僅產生了新的生產方法和新的動力，而且也促成新的生活，新的愉快，新的哲學及新的倫理。例如：遠鏡改變了我們對於宇宙的觀念，顯微鏡也改變了我們對於生命的認識，並影響到我們的宗教思想與人生哲學。

文化對於文明的關係如何呢？這也可由三方面來解釋：

(一) 文明的產物，分析起來，都是帶有文化的質素和色彩。例如一種用品，我們不僅要求其適用，而且要求其美觀。但是美的標準是因時代而變遷的，所以一種用品的結構和樣式，也就代代不同。一種方法，本是達到一種政治思想的手段，但它同時也表明了一種時代精神和一種文化價值。一種財產制度，原是控制經濟行爲的一種方法，但當它形成爲一種制度的時候，却有一種社會哲學爲其理論基礎。惟其爲所有的文明產物差不多完全含有一種文化的質素，所以祖先所遺傳下來的任何一種文明，往往被認爲很珍貴的遺產，縱使已失時效，亦不忍見其破壞。譬如說，一個工程師儘管因爲受了效率觀念的支配而不贊成古代的生產工具，但他絕對不會反對把它保存在博物館中；一位藝術家儘管因爲時代的演變，不贊成專制政體，但他絕對不會反對人家保存那皇帝所住的故宮。

(二) 文化促進文明的創造。這可以歷史事來證明。我們知道歐洲的科學文明，如天文，數學，理化，機械，醫學等，都發源於古代希臘文化最光輝燦爛的時代；及其基督教興，宗教觀念深入人心，便無人繼續努力於它們的發明及創造了。直到宗教革命和文藝復興這兩種運動解放了人的思想以後，科學文明始得有一個獨特的文化環境，繼承古代希臘的遺緒，突飛猛進，而有今日之成績。反觀我們遠東的中國，一向認爲科學文明不過是雕蟲小技，不值得士君子的努力，社會所推崇的和政府所獎勵的，只是文章，詩歌，和哲學而已。中國過去的

文化環境如此，無怪乎科學文明從不就不發達了。

(三)文化指導文明的功。這是很顯然的，因為生活所追求的目的和價值，決定着生活所應採用的方法和工具，所以那由追求生活之目的和價值而創造的文化，也就必然地指導着那為實現生活之目的和價值而產生的文明。換言之，文明的功是由文化所趨向的目標來決定的；同樣一種文明，其功的性質是隨着文化的動向而改變的。例如現代機械的生產方法，在私人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是剝削勞工的利器；但在國家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則是開發富源以利民生的捷徑。同樣組織的獨裁政府，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裏是壓抑有產階級的一劑藥劑；但在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裏，則是維持有產階級的一種工具。

我們現在可以根據以上的分析，進而批評西化問題的兩派主張，和討論西化問題的關鍵所在了。

我認爲主張「全盤西化」者和主張「部分西化」者，對於文明與文化的區別及其相互的關係，都沒有認識清楚，所以都還有把這西化問題的焦點。主張「全盤西化」者似乎是明白了文明與文化間的相互關係，但忽視了兩者性質上的區別；忽視了文明之侵越並不足以保證文化也必然地侵越的事實；忽視了接受西洋整個文明而接受西洋整個文化也必然地侵越的事實；忽視了接受西洋整個文明而接受西洋整個文化也必然地侵越的事實；忽視了接受西洋整個文明而接受西洋整個文化也必然地侵越的事實。這派人的第一個根本錯誤，是把一個社會的文明與文化視爲一個生物的首腦，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係。其實，二者間雖有密切關係，但決不是有機性的聯繫；如果是的話，那末任何一種西洋文明傳播到中國來的時候，西洋的整個文化似乎也應該隨之俱來，而我們也就根本上不致發生所謂西化問題了。他們的第二個根本錯誤，是認西洋文化和西洋文明一樣，也是整個地優於我們的。事實上，西洋的文化不全是好的，我們的文化不盡是壞的，我們決不能因爲它的文明高，便以爲它的文化也是毫無疑問地高；我們在接觸西洋文化的時候，應當運用我們的批判力和選擇力。我們採取西洋的生產方法，却不必仿效西洋資本帝國主義的精神；我們採用西洋的國防設計，却不必卑視我們的和平哲學；我們效法西洋的小家庭組織，却不必推翻我們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高尚理想。我們要知道文化畢竟是文明功的指導者，我們所接受的一種外來文明，其功之關係，未嘗沒有將受一種固有文化的指導的可能。

主張「部分西化」者的主要目的，一言以蔽之，是在接受西洋的文明，而同時完滿地保持我們固有的文化。這一派人，也是犯了兩種錯誤。第一種錯誤是他們沒有明瞭文化傳遞的原則，所以不加思考地要完滿地保持固有文化。須知我們現代所最推崇的文化，因爲後人限於接受的能力或斷章取義地曲解，不但不能保證其必然可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而且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也並未發生什麼影響；相反地，那些違反社會福利和國民道德的文化，却往往是支配着一般人的行動，在他們的生活習慣裏潛伏着根深蒂固的勢力。因此，我們對於固有文化也必須有一個選擇的標準，萬不能整個地加以保持或發揚。再要知道的是：我們現在所生存的環境，是一個國際關係日趨密切的世界環境；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歐風東漸的偉大時代。這個環境和這個時代，在我們承繼一種固有文化的歷程中，必然要發生相當的影響，使我們對於這種固有文化，不能不去重新估定價值，而形成一種新的文化。閉關時代，尚可故步自封；時至今日，這是不可能的了。他們的第二個錯誤是忽視了文明與文化的相互關係，遂認爲在接受西洋文明的歷程之中，我們猶能完滿地保持着固有文化。其實，這是緣木求魚而不適合演進原理的一種空想。我們要知道數千年來陶冶我們思想方向和生活榜的文化環境，實不適於科學文明的發展；我們要想接受西洋的科學文明，就不應再頑固地整個保持我們固有的文化。我們也要知道西洋的科學文明如果能在中國發芽結實，它就要影響到我們的哲學思想和人生觀，而固有的文化也必然要發生劇烈的變化，這是無可奈何的一項趨勢，我們只好平心靜氣地加以適應而已。我們更要知道我們底無間地接受西洋的科學文明，我們也就應當毫無間斷地放棄了和它相抵觸的任何一種固有文化。例如我們如果吸收那以征服自然爲目的之科學，就不應再保持我們固有的唯命哲學；我們如果要接受那西洋的民主政體，就不應再保持我們固有的忠君思想；我們如果要採用那西洋

的生產方法，就不應再保持自足自給的農村經濟組織，因之也就不應保持固有的倫理觀念。

我認爲我們當前的問題，既不是全盤西化問題，也不是部分西化問題，而是在那西化的歷程中間究竟如何去適應與調整的問題。

很顯然的，這幾十年來，我們不但已經介紹了許多的西洋文明，且已介紹了不少的西洋文化。因爲介紹的時候，沒有計劃和步驟，所以便發生了許多的矛盾現象。我們隨便舉幾個例吧。當清末忠君觀念尚在人心的時候，我們就去仿效西洋的民主主義，建設了一個並無這種文化基礎的民主政體，以致形成了幾十年來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當我們尚未達到西洋現代經濟組織的時候，我們就把西洋婦女經濟獨立的思想介紹過來，致使受過這種思潮的洗禮的女子，因爲找不到適當的職業，往往感到失望和苦悶。當我們實業建設尚未開始的時候，早就提倡西洋的應用科學，以致學習成功的人往往走遍全國也覓不到一個借重他們的生產機關。當升官發財的人生觀尙充分支配着整個社會的時

民族文化建設之路

汪少倫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時代。就東亞來說，三年半的抗日戰爭是中國有史以來所罕見的——中國歷史上雖然戰爭很多，並且在當時也都認是對外的民族戰爭，如五胡亂華以及遼金元清之入主中國，但拿現代的民族眼光看起來，却祇是同胞間的內戰。因爲漢滿蒙回藏苗只是社會學上的所謂「支族」，不是「民族」，而且這些支族經過了幾千年來的互相雜處，互經通婚與互相模倣，業已十之八九融化而爲一個中華民族。現在如果還有人認漢滿蒙回藏苗是六個民族，那就是中了敵人分化我們的惡意宣傳之毒。所以說中國歷史上

的對外戰爭，很少是對外的民族戰爭。一八四〇年以後雖然有幾次真正的對外戰爭：如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甲午之役與八國聯軍等，但是時間很小，時間很短。惟有這次的抗日戰爭，纔是中國人抵抗外來侵略

候，西洋的吏治制度雖在提倡，恐亦不易見諸實行。當父母在不違，不登高，不臨深」的孝道尙屬充分支配着人子者的時候，西洋的公民教育縱在學校裏提倡，恐也很難得有多少的效果。這些例證說明了我們所已介紹過來的西洋文明與文化，和我們固有的文明與文化，不得不發生了不適應的矛盾現象。如何去消除這些矛盾現象，乃是我們當前亟應解決的一個嚴重問題。

無疑的，我們若想把這些矛盾，不但不對已經介紹或行將介紹過來的西洋文明與文化，與以何者應取何者應去的客觀批判，就是對於固有的文明與文化，也要與以何者應留何者應廢的客觀分析；而這種批判和分析，都應當以國家的現代化爲原則。凡是現代化所需要的文明與文化，雖來自西洋，也應當徹底取法；反之，凡與現代化相違背的文明與文化，雖係固有，也大可不必依戀。妄自尊大，固不是一個有歷史的民族所應有的心態；夜郎自大，更不是一個有作爲的民族所應有的態度。

的空虛太甚。就歐戰來說，這次大戰的範圍和殘酷程度，雖然目前還沒有超過上次，但是德國是被壓迫的國家，用閃電戰略，不但能在極短期間以內征服了八九個小國，並且能把上次歐戰以來稱霸歐洲的兩個大國，一個打得俯首屈伏，另一個也是驚惶失措，將來最後勝利，無論屬於那一方面，其對世界文化的影響，一定要比上次還大。所以現在的時代正是世界文化或人類歷史轉變的一大關鍵。在這一偉大的轉變時期，我們對於文化之建設方針，自不能不有一個新的檢討和新的確定——尤其是在中國，因在過去幾十年內，中國一向是繼續變遷地時而復古，時而維新，時而取法那國，時而模倣那國，好像小孩子玩沙一樣，結果是一事無成，浪費氣力。

關於中國未來文化的建設方針，現在有用種種不相同的主張。有

國人認爲中國固有文化是兼善兼美的，歐美文化不但是不適宜於中國，而且根本不合中國之需要，所以中國文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復古，就是「漢先王」。過去的辜鴻銘先生，現在的梁漱溟先生，可以認爲漢派中最主要的代表。另外有些人認爲歐美文化是理想的文化，中國固有文化只是些「抽鴉片、包小脚」，完全要不得，所以中國文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儘量歐美化。陳獨秀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可以認爲這派中最主要的代表。這兩派的主張究竟孰是孰非？要答復這個問題，必先要明瞭民族文化的空閒性與時間性。

所謂民族文化，就是一個民族爲求生存與自由，用其本身的聰明才力，適應各種環境，而創造的各種社會文化（如家庭組織，政治制度，道德及法律之類），物質文化（如器械及交通之類）和精神文化（如學問及宗教之類）。各民族才智不同，環境不同，所以都有其特殊的文化，而每一個民族文化又各有一中心。由於各種中心的不同，以而形成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和風格；如印度文化以宗教爲中心，形成宗教文化的特色；希臘文化以真善美爲中心，形成精神文化的特色；英國文化以功利主義爲中心，形成物質文化的特色；德國文化以尼采的超人主義爲中心，形成武力文化的特色。中國過去的文化是以道德爲中心；如教育以德行爲主料，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社會身份以道德修養來決定標準，故曰「有德者居上位」；政治推崇王道，反對霸道，故曰「爲政以德」；法律要拿道德來替代，故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學術也不過是闡明道德的工具，故曰「學在明理」；藝術更是傳播道德的媒介，故曰「文以載道」。因此，過去中國的文化，可以稱爲道德文化；而道德文化也可以認爲中國固有文化之特色。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如前所述，實爲各民族文化中心所形成，而各民族文化中心之所以不同，乃由於各民族特性之不同，否則決不致此。因此，民族文化是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或空閒性的。惟其如此，所以某一民族即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亦僅吸收其所能吸收者，或僅吸收其所不得不吸收者，斷不是無選擇的全盤吸收。在選擇的吸收時間，且常加以融化或變更，如法國人把拉丁文變爲法文，日本人把中國字變爲假名之類。

此就各種社會和精神的文化的而言，亦屬勢所必至。因爲兩者皆以人爲對象，而據現代人種學和心理學的研究，各個民族的性格確有許多差別，所以社會文化和精神文化兩者，都是不可任意抄襲。

除民族性或空閒性外，民族文化還有一種時間性。所謂民族文化時間性，就是指那民族文化的形態或色彩，往往隨其本身的發展或各種環境的變遷而變遷，所以各個民族的文化，莫不隨時而異。一般人所認中國文化爲變遷最少的文化，但考其實則秦漢時代的文化既與秦漢以前的很不相同，而唐宋時代的文化又與秦漢時代的復有差別。至於西洋，則柏拉圖時代的希臘文化與荷馬時代的大不相同，而羅馬帝國時代的希臘文化又與柏拉圖時代的相異。各民族各時代文化的不同，可以各民族的歷史爲證；因爲歷史的主要任務便是記載文化變遷，倘使文化沒有變遷，就根本沒有什麼歷史。如前所述，民族文化是有時代性的，所以各民族的文化建設，只能隨着時代前進，不能遺棄時代後轉。歷史上決沒有過兩個絕對相同的時代，也沒有發現過兩個絕對相同的情景，這就是文化建設不能向後倒轉的明證。因爲各個民族的文化建設只能隨着時代前進，不能逆着時代倒轉，故在各時代中，各民族只有用其本身的聰明才力以創造新的文化，或去吸收較高的外來文化，用以適應新的環境，避免時代落伍。在外來文化之中，物質的最易吸收，因爲它的對象是自然，而自然又是具有相當普遍性的。例如反動力等於原動力，各地方完全相同；地心吸力的大小，各地方也大略一致。因爲這個關係，所以物質文化的民族性較少——任何民族在禮方面的新發明，常常可爲其他民族所利用。物質文化之依連續而發展（如銅器時代替代石器時代，鐵器時代替代銅器時代），即以此故。

因爲民族文化具有一種民族性或空閒性，而各民族的民族性又是不盡相同，所以各民族間的文化不能完全互相抄襲。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與歐美各民族的相比，頗有不同之處，各國學者已有不少論列，其著者如羅素與斯密士等。把他們所論列的歸納起來，可以知道中華民族最大的特性是在「執中」或「中庸」。因爲他「執中」和「中庸」，所以不喜歡走極端；戰爭是走極端的，所以他反對戰爭，愛好和平；因爲

他反對戰爭，愛好和平，所以尚文輕武，講求禮節或道德。換句話講，就是中國人大多數是相對主義者。歐美人恰相反，他們都喜歡走極端。因為他們喜歡走極端，所以好戰戰爭；因為他們好戰戰爭，所以尚武輕文，注重實力。換句話講，就是歐美人大多數是絕對主義者。因為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與歐美各民族的民族性有如此的差異，所以歐美文化決定不能死板地搬到中國。過去各種歐美政治制度在中國試行的失敗，便可視為歐美社會文化不甚適合於中華民族性之證。因此，中國將來的文化不能全盤歐美化。況且歐美文化目前已經瀰出許多破綻：如極端民族主義和個人資本主義的流弊已經昭然若揭，他們自己已在設法改革，我們何必還要明白白地去蹈他人的覆轍？所以中國將來的文化，不能且不必全盤歐美化，凡是主張中國將來文化應該全盤歐美化的，都不免於錯誤。

同時因為民族文化具有一種時間性，所以各民族的文化又有隨時變遷之必要。中華民族現在所處的環境，和過去幾千年來的大相逕庭。事實異常明顯：在十九世紀以前，東亞自為「天下」，中國不居於天下之中，而且實為當時天下唯一文化最高武力最強的國家。自十九世紀初年迄今，各種科學的交通工具，如汽船火車電報電話等等，相繼發明，各地間之距離，陡然縮短，以前幾年尚走不到的地方，現在坐飛機幾小時可到；以前幾個月不能溝通的消息，現在馬上可以通一個電話。整個的地球，業已構成一個天下。在這新天下中，中國不但是居在中間，而且只是東亞之一隅；不但是文化最高，而且有些民族的文化比較他的還高；不但是武力最強，而且還要常常受人欺侮。這可證明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實與十九世紀以前的截然不同。因此，中國過去的道德文化，雖能適應當時環境，而不復能適應現代環境。過去中國獨霸東亞，外族不能為患，唯一問題在於安內，而道德又是最好的安內工具，只要人人有了道德，一切問題皆可解決。現代則是許多民族生存鬥爭的世界，據外問題重於安內。道德雖是一種安內的最好工具，却不是一種據外的最好武器，因為那些強盜民族是不能拿道德來感化的。因此，中國將來的文化決不能再為道德文化，而欲將對復古

的主張，亦不至於錯誤。

全盤歐美化與絕對復古的主張既皆不免錯誤，那末，將來中國民族文化之建設究應怎樣？簡言之，是應該以求能保障中華民族的生存與自由為最高原則，用現代中國人自己的聰明才力，斟酌各種環境需要，創造一種新的民族文化。在這創造的過程中，對於可以保存的過去文化當然是要保存，但不盲目地復古；對於應該吸收的歐美文化當然也要吸收，但不盲目地抄襲。因此，將來中國的民族文化，既不是過去「道學先生」式的文化，又不是歐美「文明土國」式的文化，而且兼有兩者之長且無兩者之短的一種創造的綜合的新文化。這種創造的綜合的新文化是不是可能的？我以為是可能的。現代各種宮殿式的建築就是一例。中國舊式建築的長處在能適應自然環境，構成和諧一體，但內部不其精美合用；至於歐美建築的長處，則在善使內部精美合用，而不能與自然環境完全調和。宮殿式的建築外取中式，內取西式，可謂「百美皆備」。像這種的例子很多，所以我們只要努力向這方面去做，創造的綜合的新文化是一定可以實現的。這種文化的精神，完全適合三民主義：如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毫無疑義地有一部分受了西洋民族主義的影響，但總理認為要復興中華民族必須恢復固有道德；民族主義毫無疑義地受了相當民主主義的影響，但總理很明白地修正歐美式的民主政治，主張權能分開；民生主義毫無疑義地受了相當社會主義的影響，但總理竭力批評馬克斯主義，而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總理既不做那歐美人的尾巴，也不專向祖先枯骨乞靈，完全是具一種創造的綜合的精神。創造的綜合的新文化既有實現之可能，而又適合於三民主義的精神，所以將來民族文化的建設，一定是要朝這途徑進行的。

冬至日廣中小飲

鄭曉暉

一杯濁酒慰流人

黃曉暉地構袖珍

醉自平生人不覺

張雨人右嶺南春

文化上的吸收

李長之

假若不提醒，我們或者不自覺，在文化上，我們現在實是處於一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時代。過去的，我們有點模糊了；未來的，却還沒有定形。我們感覺着空虛和苦悶！

在三十年前，許多人家還有紡車，我眼睜睜看它們冷落，不用，收塵；後來不知去向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婚姻，眼睜睜看像狂風捲落葉般過去；「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眼睜睜看歸於雲消霧散；「脚大臉醜」的審美標準也在不知不覺間已如同隔世；許多銳進的改革家，轉眼之間已經落伍；許多學富五車的人，眼睜睜看現代的文字障眼，字雖認得，話不明白了。

文化的變動表現在語言上。從前人講氣象是指聖賢氣象，現在人講氣象是指氣象學的氣象；從前人講經濟是指治國平天下，現在人講經濟是指消費和生產；從前人講典型，是指「典型猶存」的典型，現在人講典型，指某個「類屬」的共性。從前人很少有把兩個字合為一詞的，現在幾乎沒有一個名詞不是好些字連綴而成。從前人用「所以」都是「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吾也」一類，現在人用「所以」，却都屬於「因為……所以……」一套。名詞變了，表現方式變了；想作律詩的人，便感到那沒法描寫「燈」，坦克車，飛機，和潛水艇的苦惱。語言是一個民族精神的化身，而今我們的語言是已經變動到了這般地步，要說我們的文化還和從前一樣，那豈不是白晝說夢？

這次的變動確是太大了，恐怕要超過隋唐，超過周秦。「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身處鉅變之中，所以自己感覺周圍已經換了環境。

過去和未來，將以文化上的楚漢，而我們則是恰恰處在鴻溝斷面。我們沒法恢復古代人的世界觀，我們沒法覺得這個宇宙是「仁」禮習俗的間架，可是古代人確是如此的。我們也沒法立刻覺得「天」同一人」

的隔絕——征服自然的習慣，我們既沒有養成；敬畏上帝的情感，我們也沒有建立。我們到底不是中國人！對於過去的，抓不到了；對於西洋的，想趕上，可覺頭緒太多，竟有無從着手之苦。我們為什麼不苦悶無奈！我個管什末不感空虛？

從文化的鉅變一點看，我們可以了解新文化運動的意義；不錯，新文化運動是有些清淺，單薄，貧血；我常覺得它是擱在瓶中的花，缺少深厚的土壤和根基。但是它的意義却仍算得是偉大，它也盡了它開辦新的使命。新文化運動是一支文學運動。我們誠然不敢說在文學方面已產生了劃時代的偉作，像詩歌，我們不惟還沒有像蘇曼殊那樣成熟的作品，也許甚至還沒有像胡適那樣的傑作，然而它卻有比這更廣的意義，因為它是鉅變的一點象徵，它是鉅變的一點徵兆和符號！

話說穿了，新文化運動只是一個西化運動罷了。胡適之的「八不主義」白話文運動，我們不難找到它的老巢——英國的溫滋遜斯。蔡子民和陳獨秀的「賽先生」與「德先生」，我們也不難恍然悟解其為希臘文明的神靈。它們都是西洋貨！

真相如此，可是我們也非薄不得。因就地域看，新文化運動固是西北運動，而就時代看，則是現代化運動。在現代交通情況之下，地域的疆界本已難劃，時代的巨浪更難抵抗。或者以為我們就要現代化，何必跟着洋鬼子跑。然而我得問他，誰教我們多睡了一百餘年！誰教我們不早開開大門，看看門外的景象？文化是交流的，不是停滯的。誰停滯，誰就吃虧——停滯之地只好作爲急流狂瀾的風閘。事已至此，我們還得怨尤。

要緊的却是我們要認清我們的處境，認清我們在這處境中間應該要怎樣努力。事急矣，勢迫矣！戰爭是文化的試金石。不能留戀的

要趕快放棄，急需要救的要急切地採取——自然，急切並不就是濫草。

我們應該首先完成新文化運動的吸收作用。

截至目前為止的文化吸收，我們不能滿意。感覺說，太少；就實說，太淺。而且沒有計劃，沒有決心，甚至沒有意識。

我感覺太少，因為我們的翻譯還不够全，我們的介紹還不够多。薄薄的一本小冊子有什麼用？不加選擇的翻譯有什麼影響？我們需要徹底研究某派或某人的專家。客觀的真相最重要，耳食的雜或關都沒有價值。

我說實話太淺，因為我們還沒能得西洋文化的神髓。坐汽車，打掃雪，用抽水馬桶，我不否認這是西洋文化，但這不是它的精華。西洋文化也是籠統名詞，我們不妨分開說，他們各個民族都有他們獨特優異之點。即如英國人之批評能力，實踐精神，政治頭腦；德國人之體大而思精的思慮系統，幽深的形而上學的創造力，精密而確實的工業文明，戲劇性的性格，音樂性的嗜好；法國人之明白清晰，豐富智慧，繪圖性的文化姿態；美國人之講效率，講實際造詣於人類社會……這些都是西洋文化的神髓，哪一件不值得我们去咀嚼，玩味，和欣賞？我們的留學生不為不多，但是為什麼還沒見到中國社會文化上精神上，有過這些新鮮血液發生作用呢？看一個民族文化，要從他最高的成就上看，這樣我們才不難找到他們的益處。但是為什麼許多留學生只會了非洋房不住呢？更糟糕的是：他們忘記了吸收人家的長處是為中國本身；而有一部份人却只作了駐在中國的外國主義的代言人。他們只有欣羨，而不願吸收；他們只覺得中國不行，應該學習別人，而不願流一點血汗。我不反對留學，也不反對任何留學生，但只為那失敗的留學制度之有此種惡果而痛心。我希望此後的留學生，在文化上吸收得更深——就是注意到人家的精華，大處，而不忘了中國。

我在我們過去的文化吸收還沒有計劃，沒有決心，甚至沒有意識，這是因為我還沒看見有什麼文化機關打算着先介紹什麼，後介紹什麼，分別緩急輕重；我也未見過什麼個人或團體，由於了解其真心得服，

始終鼓吹着某一種學術思想。我所看到的翻譯，往往只是某甲或某乙在學外國語時偶而碰到的課本；我所看到的介紹，往往只是他在國外大學裏而碰到的先生。你想，這些能有文化上的意義嗎？此種章學誠所謂「可易之師」能够代表一個民族文化的精華嗎？這真成為的文化背景，又如何可說是有意識的呢？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我們過去的文化是已模糊漫漶了。它的文化形式之完成，首錄吸收。但是吸收的情形，既是這樣，那末，漫漫長夜，何時報曉？我們在文化上的空虛又如何填充，苦悶又如何解除，鴻溝又如何填過？這只有希望學者能具有殉道者的精神，爲事業犧牲而不急求近功；主政者亦具有遠大的識見和誠意，予以扶植。我常神往唐代；假若今日而有那樣的玄奘和那樣的明遠的太宗，那末，我們的文化吸收或者不難完成的吧。

留學制度也有改革的必要。現在的留學生根基太薄，年限太短，門類太窄，對於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吃得不夠深透。我們希望貴精而不貴多。否則，留學回來的博士，譬如溫江之鱸，却只配做「高等華人」。究於國家何用，文化何補？

我來說，一個民族天然有一個民族文化上的吸收量，這量上不相接近的文化是沒法吸收的。這話固有一部份道理，但是不能拿來硬碰硬目前的中國。中國特別像個能够吸收的海綿，過去對於印度文化的吸收實通，便可視為一例。中國對於外來文化，不但能够吸收，而且能够改造，這是我們的先天深厚處。現在的情形誠然不佳，但我們也不必悲觀。況且文化之吸收，本是需要時日；莎士比亞之輸入於德，德專家猶道其夫研究，即經三個階段：先是材料的吸收，次是形式的吸收，最後才是內容的吸收。所以我們也不必性急。

凡是一個民族在文化吸收上最激烈的時代，也往往是在創造繁榮上最雄厚的時代。吸收並不完全是被動的。我很願意見到這樣一個黃金時代的呈現！

宋迪夏

周曉章

一個文化人的生與死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四日早晨，我照例走到國立編譯館去辦公，剛剛接近辦公室，就聽到一個陌生人正和瘦竹侃侃而談，談得津津有味。嗣後陳波竹向我介紹：「這位是宋迪夏先生，前兩天到館裏來，坐在西邊二〇六號房開會辦事；他很想翻譯點東西；我們是同行，而且他和你是一同鄉。」

因為是同行和同鄉，我們一見如故。迪夏的面部表情和談話的姿式都很容易給人一個深刻的印象，令人牢記不忘；不過這第一次印象是好的，是另一問題。他的談鋒很健，一開口便滔滔不絕，別人只說到六七分戛然而止，他却要說一個痛快淋漓，握拳拳頭或伸，或縮，有時還要拍案大吼：「絕對」，「可惡已極」，「要是一百個不願意」，是他的口頭禪。

迪夏字濼霞，湖南慈利人。湖南人儘管有許多長處，却有一個共同的缺點：性情暴燥，好發脾氣。英國有一篇古劇，扮演四個人比賽說謊，看誰說得最荒唐，就給他獎品。結果，得獎者撒了一個彌天大謊：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任何女人發脾氣。如果有人說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湖南人發脾氣，恐怕同樣是謊言吧！

因此，第一次看見迪夏談話，低着頭，皺起眉毛，眼睛從金絲圓眼鏡的下面灼灼發光，我就

覺得他彷彿目空一切，盛氣逼人。他喜歡爭長

論短，一點也不讓。有一次，許多人在一起談天，我不在場，神口而出，喊了他一聲「夏先生」。他以半笑半嘲的口氣答道：「如果你叫我夏先生，我只好稱呼你夏先生了！」

天天見面，我發現他是一個很坦白的人，待人接物都很誠懇。他的感傷性，我們雖然人接觸好，患得患失，感傷性我們認真。

迪夏於民國十九年從清華大學政治系畢業以後，歷任中學教員和陸軍軍校主任秘書。他除軍隊裏的事情太過繁雜，隨着軍隊長年奔跑，身體既不能「勝任」更談不到「愉快」。於是，他決定和他的新妻人在南京過幾年清靜的日子。

他的太太是蘇州人，比他那中等身材稍矮幾點。據他自己說，這是第二位夫人。當他在清華讀書時，他的父親打電報叫他即刻返湘，說有要事相商。他回到家鄉，才知道他的父親強迫他結婚。可是婚約約半年月光景，他便一溜腳跑到北平，寫信給他的父親，提出嚴重抗議：他對那個舊式女子表示不滿意，而且不願與之偕老；要求他的父親設法解除婚約。父親拗不過兒子，只好分錢下地地給地，從此斷絕關係。迪夏四歲喪母；他受過學府是當然的事。他

拾了一個家庭的感受，想自己組織一個新家庭，以便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當然和他的夫人見過好幾次，但總有些難言之隱，往往寒暄數語，就避入內室。她的面貌較好，身體瘦削，除去燙髮穿洋裝外，從無是舊時那套舊式的舊式佳人。

當迪夏初來坐「館」之時，他好像於生活活虎，精神非常飽滿。他正在活動國民大會時代，由我選獲得蘇利縣的代表資格。他頭飾着他的父親做壽，正在向黨團要人簽名擔保。他或頌詩，每有所得，則必什襲藏之，視若拱璧。他寫完了一部書，敘述鴉片戰爭的前因後果，準備付梓。他自己說寫這部稿子，煞費苦心，備前人辦不及，而且得到蔣廷黻先生的誇獎。

可是從廿六年的春天起，聯珠似的災難就在他的生活裏展開了。他的夫人本來有肺病，上年生了一個女孩，這年又在中央醫院生了一個男孩；生後後心曠衰弱，病勢沉重。老宋將妻兒暫時託中央醫院醫養，自己須要一方面看護病人，一方面到傅厚里料理家務。幸而他的妻兒住在他家裏，給他許多幫助。

有一天夜裏，迪夏陪他的夫人談話，看見她面帶笑容，似乎稍有起色。她要求他住在她房內，明晨回家，他擔任性，要她睡去不可。大約在晚間九時，他被上外妻，嘩嘩地響，他夫人虛弱體弱的體態，彷彿掙扎不捨，用目光懇求他。他雖然知道她的體態相離，却總顧不顧，走出中央醫院的大門搭公共汽車回家了。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亮，老宋忽然接到中

中央醫院的電話，囑咐他趕快赴院。他匆匆忙忙穿上衣服，冒著冷風，好容易僱了一輛人力車，拖至中央醫院。他一口氣跑上樓，跑到病室之前，推門一看，屋裏只留下一隻空牀。

他問那旁邊走來的一位看護：「她呢？」

「到太平間去了。」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呵，呵，換了一個房間怎麼樣？」

又要爆發。於是迪夏在八月初回到南京，趕快帶着兩個孩子逃歸慈利。我們當時沒有會面。不久，我就送眷歸湘，暫時脫離編譯館。

在抗戰期間，編譯館比孟母多搬一次家，四遷而至中白沙。

廿八年九月，我從河南携眷來到白沙，重返該館工作，又和迪夏相遇，因為他在半年之前先回館了。我看他那副圓臉，額骨稍微聳起，下顎稍微尖削，雖然瘦瘦，却還保留着精神奕奕的風采。不過他因為受磨難，又加上財產的損失（順便說一句，那篇鴉片戰爭的論文也遺失了）已不如昔日之傲慢了。

他說回家以後，和繼母的繼母屢次發生衝突，總覺得不能長久於居鄉里；他的岳母逃難，到慈利來找他，他爲她在街上租了兩間房屋，請她照管兩個幼兒。他忽然說：「我現在是三十多歲的人了，在家裏却把我的父親打了兩個耳光，你說可恥不可恥？」

這篇問世故，他接着說：「老頭子有六十多歲，糊塗得很，一味想護着繼母和繼母的子女。我的男孩看見小叔叔吃糖，就哇哇的哭，吵着要糖吃。我發脾氣，一脚把我的小孩踢倒，罵道：『今天要糖吃，只怕明天連飯也不給你吃哩！』我的父親說我不該踢小孩，也許會踢傷他，所以打我兩個耳光。」我們兩個人都笑了。

有一天，我收到了湖南寄來的兩個包裹，每包貼郵票三十餘元。老宋因而想起他有許多次飛留在家鄉，就寫信請他的父親寄來。

過了一個多月，老宋在一天早晨同時接到七

封信，我們都很羨慕他的信多。不料他看完了，一封信，氣得臉上青筋暴脹，喊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原來這一封信是他父親寫來的，說他的衣服多已起霉，有一套新呢呢西裝，由繼母改小，給他的兄弟去穿了。那個兄弟只有十二歲，是高小二年級生。

十月某日，迪夏，月超，瘦竹和我一同往東海沱遊玩，在路上談笑，迪夏說他又娶結婚了。我們早已知道他在湖南時曾經訂婚。他認爲他的家庭極難，將來子女無人撫養，必須續絃，始能撐持門戶。他的身體已經復元，不憤棲居，伙食不能下咽，缺乏營養料——這些都是促進結婚的好理由。我們明明知道他的身體不宜於結婚，但不敢直陳；其實，他的個性剛復，對他說也是無濟於事的。我們預賀他第三次結婚，說不說，他也含笑解嘲，說了幾句打趣的話。

十一月間，他的未婚妻自常德來白沙，隔幾天就結婚了。這位新夫人是他的小同鄉，性情非常溫柔。蜜月過了不久，迪夏舊病復發，夜間體溫增至三十九度，有時腹痛如絞。我們都替他擔憂，恐怕真斷新結就要釀成悲劇。

可是他的悲劇正在上演，半生庸庸碌碌平平坦坦的我，忽然橫禍飛來，受了一個空前的打擊；我的浩兒，從廿九年三月一日起患麻疹，病倒在床上，旋由麻疹轉爲肺炎。我不以爲意。朋友們也勸我安心；中西醫都說即使多睡幾天，終於會好的。唯獨迪夏看了浩兒的病狀，出來對我歎口氣說道：「我看了他的病，心裏很難受。我是過來人，我知道此種滋味，我希望你從寬處

着想！」我聽了，立刻覺得迪夏太坦白，坦白得簡直可怕！果然，不幸而言中，中西醫藥均效，六歲的浩兒竟於三月十五日便與世長別了。許多朋友勸慰我，迪夏便是其中最熱誠的一位，是以「過來人」的資格，勸我委諸天命。

這時，他和月超合譯一部「俄國史」，已將他所担任的部分譯完，正在校閱底稿。他去年曾譯「德國殖民地問題」一書，用「宋濂震」名義交由華中圖書公司出版。此書稿費一百四十元，老宋只拿到了八十元；其餘六十元，據說該公司尤於出版後照付，但是遲至今日，該書譯文未償。

他的腹痛時發時止，吃些中西藥似置不置。陳館長對他很關心，特別准許他在館外工作，安心養病。他曾經到重慶求醫，可是抵渝後，說也奇怪，肚子不痛了。他諱疾忌醫，只買了幾罐成藥，又回白沙，和好人一樣，大吃大喝。月超和瘦竹先後離館，迪夏家居簡出，我覺得很寂寞。有時我先去看看浩兒的墳墓，再順便走到上松林，拜訪迪夏。

害肺病的人最容易受刺激。他竟與繼母去看他，總不肯用他的茶杯喝水。有一次，他拿椅子和蒲扇招待我們，同時對他夫人說：『不必泡茶！』

月間腹痛又復作。他臨醫房東的店，每天吃兩口鴉片烟，自己欺騙自己，好像止住一陣一陣的腹痛，就有斬除病根的希望。我們知道他的病是腸結核，勸他再到重慶去請亞克爾光，

他却故意支吾，顧左右而言他。其實，他很聰明，何嘗不知道自己的病態，但是新人也想思斯家，他有什麼辦法？

他的存款不多，每月的零用不敷醫藥費，他已經將太太的金項項和金手鐲變賣。白沙時常下雨，天陰地濕，真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日平」；到了夏季，病菌尤易蕃殖。而且物價飛漲，連夏既不能做事，何苦在暹羅受罪？左思右想，他決定返洲。

他對我們說：「這一個月以來，白天和夜裏我總想念我的家鄉。家庭雖然不睦，究竟是我的家啊！」決定到鄉下去住兩年，好好休養，要魚，要鴨，要花，種菜，扶竹探菊，觀山看景，曬太陽，唱山歌，田間生活也有它的樂趣呵！

總之，我不再和你們「一日之長短了」。5月3日的早晨，我們送這一對新婚的夫婦上船。連夏在船上向我們道謝，看起來他還能支持。不過我們的心裏總覺得，知道這一次送行和送其他的朋友大不相同，因為這一次將來重聚的機會似乎不多。

他走了四、五日，渺無音信。宜昌附近時常發生戰爭，他們能不能平安到家？是否中途還要回國？倘若他在路上病倒了，如何是好？一個病夫和一個弱女，在戰時能長途跋涉，怎不令人懸念！

他在雙十節從湖南津市寄來一封信，說他由重慶至萬縣，轉巴東經宜都而至津市，再坐三四天小輪，就可以平安到家了；不過他一談到，

精神不濟，「連先階陳，除容後詳」。朋友們讀完信，看到他那一筆少筆而蒼老的字跡，心頭上好像落下一塊石頭，驀然一口呆。我們繼續盼望他的長函。

長函沒有來，代答它的卻是十一月十六日中到他父親發來的電報：「小兒連夏，返滬病故」。我們得到這個噩耗，雖然意料中事，却不免同聲歎氣。我們盼望中的夫人也許能寫一封長信，敘述他臨終的詳情。盼來盼去，半

月有餘，沒有消息。原來是家婦；那孤兒孤女却不是那婦的子女，雖然那婦，也許她沒有心寫信吧。够了，够了，即使有長信，我何必，而且何忍，再轉述那些無益的悲劇！

雅舍小品

四信

子佳

早起最快捷的一件事，莫過於在案上發現一大堆信——平，快，掛，七長八短的一大堆。明知其間未必有多少令人歡喜的資料，大概總是說：「苦悶煩累」的居多，常常令人格

舊式的舊信，生活比我優裕而反來向社會的，以及看了不能令人喜歡的東西，不能令人不喜歡的信等等。世界上是有此等人，此等事，所以我也當然也要接得此等信，不必驚訝。最壞的是，這這些信件來，總是門不入，那總是

寫得「一筆一劃」，主筆是「二重」，本居於領首之後，必定是「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胃寒，但是仍希望有一大堆信來。Marcus Au 說，「我今天將要遇見一個傲慢的人，一個忘恩負義的人，一個說話太多的人。這些人之所以如此，乃是自然而且必要的；所以不要驚訝」。我每大早晨拆開來信，不先具同樣心理，不但心存希望，而且預先料測我今天將要接獲幾封催命

有一個人把自己的文字潤格訂得極高，頗有「一字千金」之概，輕易是不肯寫信的。你寫信給他，永遠是石沉大海。假如忽然間來個通函，而且多半是又掛又快，隔層信封擡上去，沉甸甸的，又厚又重——放心，裏面第一頁必是抄自尺

另一種信，每封都代換書，不帶主本，每段動。刊物的讀者往往是以這種書其主與破之一，厚以不在話下。因為這種書情情人們，見面時眼睛都要迸出火星，一旦以離，若能不情急智生，煩瑣差來傳書通函！Bertin 有句云：「唯有在不能接吻時才肯歌唱」，同

博識是一種緊急救濟，所以亦不在話下。我所說的愛寫信的人，是指家人朋友之間發散如如，殷勤之說，有所記，有所憶，有所感，不願獨處，願人分享，則樂如雷擊，藉通情愫，寫信者並無所求，受信者但覺情誼融融，趣味盎然，不禁色起神王，在這種心清之下，朋友的信可徵爲宋元人的小簡讀，家書亦不妨當做社會新聞看。看信之樂，莫過於此。

寫信如談話。請快人寫信，大應總是開門見山。若是閉門見關，撲朔難明，不知所云，則其人談話亦必是丈八繩漢，令人摸不着頭腦。我又曾接得另外一種信，突如其來，內容是講學論道，洋洋灑灑，作者雖未要我代爲保存，我則覺得責任太大，萬一皮滾不滾，豈不就要湮沒名文。老實講，我是有收禮物件的癖好的，但亦有換換：多年老友，誤入仕途，便用書紀代筆者，不收；討論人生觀一類大題目者，不收；正文自第二頁開始者，不收；用鋼筆寫在宣紙上，有如在廢紙上寫字者，不收；橫寫或在左邊寫起者，不收；有加新式標點之必要者，不收；沒有加新式標點之可能者亦不收；吝惜者，不收；謙草者，亦不收；作者未歸還山，即可公開發表者，不收；如舉作者已歸還山，而仍不可公開發表者，亦不收；……因爲有這樣多的限制，所以收說不宜。

信裏面的稱呼最足以見人情世態。有一位業教授的朋友告訴我，他常接到許多信件，開端如「夫子大人函丈」或「××老師鈞鑒」，寫信者必定是這門學業裏失學的學生，其函至於

並不是同時同院系的學生，其內容大半是請求指導的意思。如果機緣湊巧，真個提撥了他，以後他來信時便改稱「××先生」了。若是機緣再湊巧，再加上銓叙合格，連米貼房貼算在一起，其親切細膩僅次於日記。我國尺牘，尤多情辭足解剛毅投的薪水，他寫起信來便乾乾翼翼的稱兄道弟了！我的朋友言下不勝欷歔，其實是問題，一袋袋的郵件之中要檢點幾篇雅潔可讀的，他所見不廣。師生關係，原屬純樸性質，焉能文章來，談何容易！

金縷曲

王國一

博學淵源倡導者章超烈士靈慰其兄永懷學長
塊石於勝感。一解當年，飛風疊嶂，木石神理。任爾九夏連綿，準
信書守國。讓下願神靈何許。愛此青崗真真，浸春寒幾幾長長。
插翅上，空谷與。
垂虹一折天驚起。化旋空，光芒萬道，人人心裏。旋看羅羅好身
手，隊隊行行來矣。是訪國無窮兄弟。都作雲端騎鶴使，向晴空展翼
雙地。齊保衛，神明奇。

最後的補白

編者

關了多年的西化與中國本位的文化問題，中以種種種違反新生活運動的句當，蓋至明也公衆
國人至今似還沒有幾個弄得清楚文明與文化之區別的人（？）乃是十足不扣的「中學爲體，西學
爲用」者，也就是中國文化之幸運產兒！我是
別，你看可憐不可憐！其實，舉一個淺近不過
的例子來說，此二者間之區別，真正容易分辨。中國人之一，我並不能完全繼承十八代老祖先遺
汽車是西洋文明之產物。坐汽車以節省時間是
西洋文化在日常生活上的表現。而坐公家汽車
不說效西洋人之目以「附庸去附庸」來洗刷我的

抽水馬桶，使之可與洗臉盆並列而無愧色。

我不是個全盤西化論者，動機不在厚自期許而在自反而縮。我看我的同胞中間，沒有幾個能得上全盤西化之資格！誰能照規矩喝一碗香加牛尾湯？誰能不憚煩地時常脫平他的洋服或擦亮他的皮鞋？誰能坐汽車趕車而不遲到？誰能晚上陪都馬路上的公共汽車而肯對一不復康登的婦女讓座？誰能自朝至晚至少對其夫人或夫人們說一百聲「謝謝」？要是你也不能夠在事實上表現你對這些問題已可給以肯定的答覆，我勸你暫時不必提倡全盤西化。

反過來，我也不主張固守中國本位，因為，看上文，中國人都很忠於他的本位，雖則是坐抽水馬桶，還很戀戀不舍那舊式毛坑所發給他的特殊氣味——這似辜鴻銘先生所最愛嗅的小脚氣味！中國本位的文化雖然尚未受到威脅，何用你來空著急？無的放矢，似無意義。

談到選擇的保留與吸收，我更表示懷疑，種種的懷疑。中國的人口雖尚未經正確統計，但也不是沒有相差遠的種種估計。姑說四萬萬吧，這數目就够大。其中有精三，有流氓，有康白大，有鴉片烟鬼，有摩登狗，有大學教授，有榮譽軍人，有……。精三要西化，向新路人要帽。流氓要西化，向你說洋話。康白大要西化，走到江灘去看跑馬。鴉片烟鬼要西化，烟盤中陳列着茄立克香烟來敬客。摩登狗要西化，拖着小白臉在百樂門跳舞。大學教授要西化，不敢復用反楚。榮譽軍人也要西化，決不拒絕歐美各國的卹金制度。凡此種種，合併

起來就是中國式的現代文化。你要保留舊的，不容易。再舉一例來說：精三而守中國本位，向你連明三個響頭，你或無動於衷；但若他學白俄，於僻靜街巷向你脫帽，你或頗覺兩角。原來換一聲「謝謝」。人各替自為謀，精三不是無端西化的。你能代他選擇？其他方式的吸收，亦皆出於替自為謀，他人未便阻止。保留只是吸收之反面，作用相同，亦非可以外力干涉者。如可干涉則公家汽車之私人用法，必定早已成爲往跡；一把抓半燙髮以打內人的外子，亦必早已關在模範監獄裏面。

無謂保留或吸收，都得放任各個人去自由選擇，挑選那些於他有利的骨董或西洋貨物法術。統制儘管時時，斷不能適用到那文化方面，你就費勁的寫萬篇文章，結果還是白說。韓愈寫過「原道」，毫無損於夷狄之傳。所以總理提倡王道，樂用廢化。統制濫用，便成霸道。禮以俗成，其他亦以俗成，整個的文化是以俗成。先知先覺的人，與其白說廢話，不如已身作则。如果你譯一部歌德，就有許多人跟着你來歌德。如果你把的牀舖弄得整齊清潔，件件符合新生活運動的條件，至少你的夫人或合部令媛夜間可以安眠。文化之形式，取決於各個人的生活，所以大家應當各自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來實行新生活！宋迪夏是前車之鑒！

本期作家介紹如下：李泰華先生是中央大學教授，汪少倫先生是「民族哲學大綱」的著者，李長之先生是中大講師，周慶棠和衛子佳兩先生是常與讀者見面的。

訂閱與代銷

- 一 本刊由中國文化出版社獨家發行，凡欲訂閱或代銷者請就近與重慶登道街四十七號該社經理及其各地分社接洽。
- 二 本刊零售每冊一角，任何書店代銷，不准折扣。如有好商居奇，務請從速對付。
- 三 預定三月一元二角，半年二元四角，全年四元八角。郵費代幣，十足通用。香港以幣計算。
- 四 爲便讀者保存起見，本刊特印白報紙本一千份，定價每冊二角，欲訂購者請速向重慶小龍坎戴家院本社接洽。

投稿簡約

- 一 本刊編輯宗旨在集中中國凡由瞭解而信仰，由信仰而力行三民主義之同志，各選良稿，由本編者立場，選錄其要，以爲國父遺教，以明樹立締造新民族國家之中心思想，故無不特特採錄或詳載之類，而將大開門戶，歡迎投稿，謹訂簡約如下：
- 二 爲使大家得有發言機會，來稿務請力求扼要。如有特別豐富之內容，篇幅亦可接受，但將打折扣，以示限制。
- 三 來稿一經接受，整理後即致謝函，每千字暫定六元至十二元，其有慷慨揮灑以裕本社經費者，自當特別感謝。
- 四 編者對於來稿，除修正筆誤與補充脫漏外，或當感有刪改必要，有不願者，務請預先聲明。
- 五 承惠大作，無論可用與否，遠情莫不感。如有必須刪改之稿，自當完備。又來稿請寄重慶小龍坎戴家院。編者認爲佳稿不妨珍藏，投稿者若已獲得匯票，務請勿催發表爲禱。